

中國禁毀小說百部

明清艷情禁毀小說系列

鳳凰池 綉球緣 風流和尚

Feng Huang Chi Xiu Qiu Yuan
Feng Liu He Shang



中國禁毀小說百部

明清艷情禁毀小說系列

ZHONG GUO JIN HUI XIAO SHUO BAI BU

《鳳凰池》小說或因寫到賊寇造反，因而在清代曾被列入禁書。

《綉球緣》有少量神魔描寫，又寫強盜之事，這即成了它遭受禁毀的原因。

《風流和尚》丑態百出的淫僧把個大興寺鬧得烏煙瘴氣，最後自食其果，善惡相報，分毫不爽。小說意在警示勸戒世人，却因寫了和尚淫人而于清代道禁。

時代文藝出版社

中國禁毀小說百部

明清艷情禁毀小說系列

鳳凰池。綉球緣 風流和尚

Feng Huang Chi Xiu Qiu Yuan
Feng Liu He Shang

清◎劉璋

清◎無名氏

明◎無名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禁毁小说精选百部·明清艳情卷.5/杨娜主编.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3.8
ISBN 7-5387-1778-1

I. 中... II. 杨... III. ①古典小说—作品集—中国
②禁书—中国—古代—选集 IV. 1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6361 号

中国禁毁小说精选百部·明清艳情(五)

作 者: [清]不题撰人

丛书主编: 杨 娜

责任编辑: 姚家余

责任校对: 姚家余

装帧设计: 小曼

出版发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6464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长春市省委党校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4316 千字

印 张: 199.5 印张

印 数: 1—5000 册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次

印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87-1778-1/I · 1683

定 价: 509.20 元 (全套共 19 册) 单册: 26.80 元

导 读

《凤凰池》，清代小说，全称《新编凤凰池续四才子书》，十六回，封面题“烟霞散人编”、“耕书屋梓行”。烟霞散人，据学者考证，即太原人刘璋。封面还镌有七律一首：“才子从来不易生，河州淑女岂多闻。事奇巧幻真无并，离合悲欢实骇人。词香句丽堪填翰，胜智奇谋亦异新。是编迥别非他比，阅过重视不灰心。”此书虽系才子佳人小说最常见的套路，抄袭、模仿者仍然大有人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上海书局出版的《才子奇缘》即是典型一例。

书叙明朝河南洛阳才子云剑，乃兵部侍郎之子，幼年丧母，及长父又病故。云剑才貌双全，一日，与好友万颀公同游苏园，并赏梅舞剑，被官宦子弟白无文看中，因求剑不得，于是加以陷害。云剑避祸远走他乡，以卖书画谋生。时有总兵文斌爱女若霞与之相会，两人互相爱慕，诗书传情。后因文斌征剿蜀寇失利，被奸人诬陷，若霞女扮男装投章太

仆为幕宾，章太仆喜其文采，竟将独生女儿湘兰婚配。婚后湘兰方知原委，拜为姐妹，相处甚欢。江西吉安才子水湄慕云剑之才，结为知交，两人潜心攻读，秋闱之际，同中状元。女扮男装的文若霞，知云剑、水湄双中状元，万分喜悦，以章太仆快婿之便，会水湄，并为湘兰作代。水湄湘兰亦一见如故，虽有白无文等小人从中做梗，然而历经波折，还是终成好事。在云剑好友万顾公的帮助下，“蜀寇”全军投降，文总兵亦随军同归。云剑若霞、水湄湘兰喜结连理，一门团圆。

小说或因写到贼寇造反，因而在清代曾被列入禁书。

《绣球缘》是清代的一部小说，共四卷二十九回，约八万余字。又名《巧冤家》、《烈女惊魂传》。存世有咸丰元年（1851）广东富桂堂刊本，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扉页题《大明全传绣球缘》，不署撰者。又有光绪辛丑（1901）上海江南书局石印本等。

这是一部才子佳人小说，间有战争、武打的描写，情节也颇曲折紧凑。书中时有广东方言。

明朝万历末年，镇国公、奸臣胡豹回襄阳为母祝寿。其第三子云福在乡无恶不作，其外甥唐玉龙占山为寇，胡豹同他密谋造反。

胡云福强抢民女朱秀霞，杀死其母，逼死秀霞，将秀霞之父下狱。秀霞兄朱能赴京告状，途中遭劫染病，幸有义人搭救。黄素娟是朱能的未婚妻，被强人铁威生威逼，欲投河自尽，宰相张居正将其搭救收为义女。后朱能中武状元，素娟抛彩球择婿，恰中朱能。朱能率兵平定了胡豹等人的叛

乱。

《绣球缘》有少量神魔描写，又写强盗之事，这即成了它遭受禁毁的原因。

《风流和尚》系通俗白话短篇小说，十二回，其题材与《欢喜冤家》中的第十一回“蔡五奴避雨撞淫僧”有渊源关系。

书叙江南镇江城外大兴寺有净海、虚空、净心、绿林和红林五僧，他们六根不净，凡心难泯。净海始则扮作尼姑前往知县续弦盖氏处化缘，姿色秀丽的盖氏不明真相，留其住宿，终有奸情。后净海竟以尼姑身份留于盖氏家中，居然达二年之久。虚空于寺中曾偶遇一妓女，为其美艳倾倒，顿生邪念，魂不守舍，不能自拔，终于前往烟花巷中去寻佳丽。老僧净心于寺中见一避雨少妇花娘，诱其成奸以致于花娘的丈夫与其娘家打了一场官司，导致丈夫入狱，身陷囹圄。绿林和红林虽然年少，却也淫恶成性，坏事干尽。后因净心畏罪，夜放花娘，花娘告官，净海、绿林、红林被斩首，净心还俗，被骗妇女还家。丑态百出的淫僧把个大兴寺闹得乌烟瘴气，最后自食其果，善恶相报，分毫不爽。小说意在警示劝戒世人，却因写了和尚淫人而于清代道禁。

(青 叶 解 扬)

本 册 目 次

凤 凰 池	1
绣 球 缘	147
风 流 和 尚	259

目 录

第 一 回	赏梅花侠概诗才并见 舞宝剑鬼谋蝎计前来	(1)
第 二 回	榻悬香积谁怜迁客是仙才 诗和齐纨不惜改装寻吉士	(13)
第 三 回	奇女子因奇梦得遇奇缘 傲书生逢傲才全消傲骨	(23)
第 四 回	醉公子何来月下惊人 忆多娇只为楼中断句	(31)
第 五 回	忠臣陷虎坑愿作刀头之鬼 淑女投豸史暂为幕府之宾	(40)

第六回	有心一见倾心认真成假 赌面几曾识面因旧逢新	(48)
第七回	东床坦腹愿天速变男儿 西阁谈心对月谊联姊妹	(59)
第八回	假偏遇假一首诗窥破机关 痴复逢痴三杯酒旋成奸计	(69)
第九回	金玉代倾为良友得逢圣主 琵琶别抱恨奸朋忽奔佳人	(77)
第十回	假名娇客相逢顶替春元 无义相公巧值多言银鹿	(85)
第十一回	对面不相逢暗暗传知消息 笑谈来窃听明明说出根由	(93)
第十二回	白丁公子狗洞里思食天鹅 青眼泰山龙座前求婚丹凤	(101)
第十三回	担水卖人奸兵部当场遗丑 命题限韵圣天子枉驾为媒	(111)
第十四回	三军奏凯方表是男儿 一疏朝天始成为侠烈	(119)

- 第十五回 是是非非二小姐千般巧计 (128)
颠颠倒倒两状元满腹疑心
-
- 第十六回 打破疑团旧朋友与新朋友一家完聚 (136)
参通妙想大姨夫与小姨夫两姓姻缘
-

第一回

赏梅花侠概诗才并见 舞宝剑鬼谋蝎计前来

词云：

肝胆两相成，管鲍交情。诗囊剑匣酒瓢倾。不道山魈多伎俩，白昼公行。总有价连城。肯把他轻。风波转眼使人惊。微服当年曾过宋，何况书生。

——《浪淘沙》

话说前朝，河南府洛阳县，有一才子姓云，名剑，表字锷颖。父名睹青，官拜兵部左侍郎。母山氏。云生才五岁，其母山氏，忽已去世。因他诞生之辰，有个同年，送一口宝剑来，所以取名云剑。那侍郎，为其年四川峨嵋山有个女寇，名唤峨嵋大王，侵扰地方，朝廷差一员总兵官，叫做文斌，提兵剿灭。不料那文总兵孤军深入，粮草不支，反被他杀得大败。此时兵部尚书詹有威，勒他纳贿。那文总兵，向来原是忠勇著名的，他道：“粮草不足，以致取败，原非本职的罪。”坚意不肯情愿待罪。詹尚书大怒，就把误国丧师的题目，动了疏，稳稳的道是个斩罪，不可逃了。亏了云侍郎，一来爱惜人才，二来怜他无辜被陷，再三疏辩申救，因此文总兵方得削职回籍。詹尚书从此就怪了云侍郎，屡欲寻事中伤。云公晓得不免，只得上了乞骸告老一疏，圣上准了，回家惟以课儿为事。才过年余，得一患病，也就弃世了。此时云生方十二岁，哀毁尽礼，自不必说。亏了一个老仆，名唤赤心，尽力扶持幼主。长成十

七岁，且喜生得美如冠玉，面若神仙，神凝秋水，气蔼春风，聪敏不凡，过目成诵。满服后，正值宗师岁试，应童子科，高高入了泮。云侍郎在日，就有人要与他联姻，因侍郎生性刚力，不去问那女儿好歹，先要拣择亲家；不是嫌他卑污苟贱，就是怪他作威作福。所以蹉跎不就。那云生全不在心，一味用功上进。虽则宦囊平常，幸亏用度有限。父亲亡后即将家人仆妇打发开去，单留一个小厮，叫做松风，与那赤心老仆，三口儿度日，不至十分艰楚。云生素工临池，虽不追踪张芝右军，却也下笔有些神雅。善丹青，虽不足比顾虎头、吴道子，却也能开生面。只是生性耿介，不肯与俗士为伍。随你宦家子弟，若不通文墨的，他便见之驱秽，去之唯恐不速。所以落落寡合。他尝说道：“与其对那凡夫俗子，不若对那好鸟名花。”所往来者，单有一个年伯的儿子，姓万，名人唯，字顾公，最为相知莫逆。顾公为人，志气轩昂，言谈慷慨，颇有国士之风。不事毛锥，单喜长枪大剑。生平慕封侯的定远，喜破浪的参军。见那诗云子曰者也之乎的人，他就摇首闭目，只与云锷颖，臭味相投。为甚么他两个这等相好？只因那云生，傲骨如铁，自是诗书中的英雄；那万生，侠气如云，亦是剑戟中的豪杰。所以意气相孚，情如胶漆。正是：

交谊原非口耳寻，知交到此是知心。

孙吴孔孟心相契，方许他人说断金。

且说那洛阳县，乃天下最繁华的去处。出得有名的花卉，东门外尤有佳胜。离城数里，有个小村，叫做苏家坞，相传是当初苏秦读书之处。后来六国拜相，城中起造大第，就把这个所在，改作花园。凡值春秋两季，万花竞秀，百卉争妍，历代相传，有人守护。后面苏氏又发了一个大乡宦，因此这个花园，一发修饰得轮奂，周太有数里宽阔。打起绝高的粉墙，墙

外四面都栽植桃柳，参差相间。园门向南，第一层进去，先是一个庵，装塑花神在内，上有一匾，题曰似锦坊。庵后面两扇竹扉，启扉数步，有一小亭，名曰聚香亭，四面都是竹屏风。那屏风架上，是些木香茶藨蔷薇，每到开时，红白相杂，馥郁之气，袭人衣裙。由亭而进，又是别一洞天，宽敞里许，都是牡丹。那牡丹五色俱备，中间有一大殿，殿上设有神像画造一个。香亭中间，六个金色大字：百花朝会之所。两边两个大楼，东曰醉春，西曰□花。这是为那看花的，或要饮酒，或要赋诗，俱在这楼上作乐。那醉春楼东南隅，又一小轩，曰花□厅，惟有这个去处，都是芍药。那殿后一带，尽是有名花卉，不能悉载。迤迤走进中间，有一小沼，沼中也有一小亭。傍亭，一林木兰。亭上匾名六郎居。沼中有一画舫，棹桨中流，系这画舫在木兰上。而此舟如与六郎居假傍矣。沼沼俱种莲花芙蓉。莲花吐后，芙蓉又开。那画舫浮沼而过，隐隐有一小山。山下一洞，玲珑□穹，不下武陵桃源。洞口一碑，刻曰小庾岭。四围梅花之盛，其有若简文广平赋中所称者。其他不暇尽数。到了春日，这些游人、仕女杂沓而来，惟二月十二日是花神诞日，尤其热闹。是日，叫做百花竞会，不论贵贱长幼，百戏竞作。有一首洛阳城东歌，道得好。歌曰：

洛阳城东似锦庵，花飞城北复城南。洛阳城东庵似锦，香风吹远还吹近。香车宝马如云屯，芳菲烟霭何氤氲。绿叶参差争绿鬓，红英妖艳荡红裙。绿鬓红裙多绮丽，笑入百花最深处。仿佛如游春明池，脂粉与花交旖旎。谁家公子服翩翩，花骢金勒珊瑚鞭。十五女儿金钗坠，笑拾回看美少年。少年载酒花前醉，手按花枝心欲碎。夕阳西下百花会，醒来犹抱花枝睡。

却说那云生，自从入泮之后，敛迹埋头，也不晓得外边有甚么景致。这年，却值二月初旬。云生正在那里看书，只见松风，手中拿了一枝梅花，笑嘻嘻走进来，双手递与云生。原来云生，素性爱梅。随手接来嗅了嗅，便问道：“这花是那里来的？”松风答道：“方才外面有人拿过，与他折这一枝，说是小庾岭折来的。”云生微笑道：“吾闻大庾岭梅花最多，怎么又有个小庾岭？这人分明取笑你。”松风道：“原来相公还不晓得，这里东门外，苏家坞花园里，有个小庾岭，如今梅花不知怎么样开得多哩。”原来云生，足不出门，从来不晓得那苏园胜景。便问道：“那里可走得通的么？”松风道：“怎么走不通，只怕还挨挤不开。”松风正要那里夸说苏家坞的景致，要打动云生的兴，以便因公带私，好跟随去受用。忽听得卧房内哄然一声，主仆二人都吃了一惊。你道是什么响？

恰似南山猛虎啸，犹如北海老龙吟。

原来是匣中的剑啸。云生同松风走到卧房内，寂寂无声。只见床边剑匣，恰像在那里动的一般，云生就晓得了。忙叫松风，抬了剑匣出来，开了匣，取出来一看，只见光芒四射，神色如飞。云生忙整衣拜了四拜，便道：“宝剑，宝剑，想是你跟了我贫儒。不能彀有出头日子，故此长鸣么？”话犹未了，只见万颀公走到，便叫道：“锓颖兄，你在那里说怎么？”云生道：“万兄，小弟说来也大奇。”就把看梅讲话，与那剑啸的缘故，说了一遍。“你道奇也不奇？”万生道：“真个奇，真个奇。”低头一想道：“是了，是了，我想兄的真讳，在剑上得来的。今日宝剑长鸣，兄翁不日也要长鸣了。”大家笑了一笑，万生又道：“云兄，你方才说甚么观梅，小弟正为此而来。闻得十二日苏园游人如蚁，弟与兄挂了杖头，到彼一乐何如？”云生正被松风，说那苏园梅花繁盛，心里巴不得就去看看。此

话正搔着他痒处，便道：“小弟也有此兴，与兄同去最妙的了。只自这一日，须要早去，尽一日的兴便好。”万生道：“这个自然。但是，兄善于诗，少不得带了纸笔，做首梅花诗。小弟下酒无物，甚是寂寞，方才剑鸣，敢是要我带去做个梅花舞也不可。”云生道：“兄若有舞剑的兴，极妙的了。那时做诗的做诗，舞剑的舞剑，诗人侠客，吾与兄两人占尽。”大家又说笑了一回，万生道：“小弟告别，临期造府相邀。”云生道：“不要爽约了。”万生道：“只怕吾兄为蠹鱼缚住，小弟那有爽约的理。”两人一笑而别。正是：

今朝引出罗浮梦，他日方调鼎鼎羹。

到了那日，万生果然早至。云生正在那里望他，见他到，那便笑脸相迎道：“小弟在这里做那桥下尾生，兄竟不作失期的女子么。”万生也笑道：“小弟正恐桥下水至，故此不敢迟来耳。”云生道：“小弟已叫小价买下酒肴，可速往那里去罢。”万生道：“云兄可谓精细之极矣。”即命松风，把一条担子，一头放了酒肴，一头放下纸笔剑画，又带了一条鲜红毡单，分付赤心看了家。赤心道：“相公可早些回来。”云生点首，三人竟往东门而出。

一路行来，真个游人士女，不计其数。一路说说笑笑，早已到似锦坊了。三人挨挤进去，略略把这好楼阁领略一番，即便下了画舫，渡过小庾岭来。远远的早已香风扑鼻，一望去，万树梅花，荡人心目。上了岸，云生不觉喜极狂生，对万生道：“小弟株守斗室，不知有此大观，还是我负梅花，还是梅花负我？”万生道：“小弟不早相邀，负兄的是我，负梅花的也是我。”云生大笑道：“今日之行，两不相负矣。”说说笑笑，上了岭，拣一株最盛的梅花树下，叫松风铺下毡单，摆下酒肴，两个对饮。饮了几杯，万生笑道：“以兄之才，他日盐梅

之寄，自不必说。但纸帐独眠，将来能无动念？”云生道：“万兄不要提起这话。譬如小弟，素性爱梅，其余总是艳若夭桃，浓如红杏，富贵若牡丹，久已不入眼中。至于夫妇，人之大伦，必是那绝世的姿容，超出桃杏牡丹之外，与这梅花相似的，方肯入目。不然，仍甘独眠，决不敢轻赋好逑也。至如吾兄，又不知作何意想？”万生道：“小弟不敢须期，且留此身，以有待耳。”两个正在谈笑畅饮，只见画舫中，又来了几个看梅的人。一个方巾阔服，满脸都是酒色之气，同了两个帮闲，后面跟了几个仆从，一同上岭来，也在一株梅树下摆了东西，大哺大饮。万生问云生道：“兄的诗兴可发作么？”云生道：“对梅花而不做诗，真是辜负花神。被兄一言，使小弟诗兴勃勃。”就叫松风取出笔砚，磨起墨来，铺下一幅花笺。云生略略沉吟，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双手递与万生道：“请教，请教。”万生接入手，即吟道：

百花头上占春魁，仙质疑从瑶岛来。
水骨肯容蜂蝶伴，遐心偏向雪霜开。
□□□不多君侠，调鼎还须仗尔才。
□对莫忘今日意，纵拚痛饮酒千杯。

吟罢连赞道：“好诗，好诗。可惜小弟俗士，不能与兄唱和。”说罢，满满的斟一大杯，递与云生道：“兄既不负梅花，梅花岂肯负兄乎。千杯不多，一杯非少。小弟竟代梅花做主人了。”云生大笑道：“非兄不能为梅花做主人，非梅花不能使小弟开怀畅饮。”说罢，举杯一饮而尽，也就斟一大杯，递与万生道：“请兄代梅花饮了。”两个大笑一回。此时，万生已有酒意，立起身来道：“吾兄诗兴既闹，小弟久已技痒了。”云生也就立起身来道：“也该轮着兄了。”便叫松风，收拾过了酒肴。万生脱去外面衣服，轻轻把宝剑提在手，从从容容的舞将起

来。那些看梅花的，见有人舞剑，都走拢来观看。是方才这伙饮酒的，也来挤在一处。此时，万生渐渐的舞出手段来了。但见那：

光飞耀眼，神色摇空。剑助人威，人随剑转。慢一回，紧一回，仿佛似神龙出海；横一架，直一架，依稀的猛虎奔林。耳跟边，只听得呼飕飕，如万里风涛从天下；眼睛里，看也一闪一闪，如千条电影盖地来。纷纷乱舞梨花，点点横飘瑞雪。左盘右旋，一步一步紧一步，分明手擎金蛇；前开后合去来去来复去来，端的身翻银海人。撒手瀑布飞泉，一片天衣无缝。猛回身催云急雨，千株紫雾消痕。真个丰城宝剑冲霄汉，飞入延津水底神。

那万生舞罢了，轻轻放在匣里，神色自若。那些看的人，没一个不喝采。云生也大叫道：“神不技矣。”万生答道：“未能免俗，聊复尔尔。”这些看完的人，也都去了。偏是那方巾阔服同了两个人的，站着不去。一眼注定这把宝剑，欲得讨来看看，又不好开口。转是万生见得他意思，举手与他拱一拱道：“尊兄可是要看这把宝剑么？”这人道：“不敢。”万生道：“要看何妨。”遂向匣中取出来，递与他看。他就拿在手中，看了两看，也不则声，还了万生，手也不拱去了。云生便道：“这个人分明是纨绔子弟，一定是目不识丁的，不然怎么这等不韵。”万生道：“不要睬他。小弟舞得渴了，与兄再饮一杯何如？”云生道：“小弟亦有此意。”忙叫松风摆列起来，直饮到傍晚方回。

你道那方巾阔服的是那个？原来是洛阳县有名的泼皮公子，姓白名贲，号无文。父亲现任都宪。他专一使势作威，奸淫不法。且喜腹无墨汁，目无只字。那两个帮闲，一个叫做符